

# 邵伯老街幽且长

钟海平

知道邵伯是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际,陪朋友去苏北油田拜访同学,该同学工作地点就在江都县(后改市,再改区)邵伯镇。那个年代,我对环境认识不深,因而对老街等古迹亦没有关注的意识,只是对“邵伯”这个名称感兴趣,但一直不得其解。

后上大学时有室友是扬州人,经他介绍,再佐以资料,方知邵伯这个名称源远流长。原来邵伯源于召公,召(古同“邵”)公名姬爽(shì),和周公旦是同胞兄弟,曾共同辅佐周武王打败殷商建立周朝,受封燕地但留住京城,负责京城西部的治理。召公不在官衙办公,而是在辖境内一棵“甘棠(棠梨)树”下办理事务,因召公处理事件不偏不倚,堂堂正正,有理有据,其治下各得其所,官吏没有失职者,百姓安居乐业。召公去世后,百姓怀念召公之德政,作《甘棠》诗以颂之,该诗后被收录《诗经·国风·召南》篇中。至今仍在使用的成语“甘棠遗爱”,就出自这个典故。

东晋淝水之战后,主帅谢安因功名太盛而遭猜忌,便主动要求出镇广陵以避祸,其镇驻屯步丘,筑垒曰新城,同时“筑球(垒)于城北,后人追思之,名为召伯球”,球是堵水的土坝,引水为治水工程,有人说邵伯镇最早的雏形。地方志书记载,这座“球”收到了邵伯镇最早的雏形。地方志书记载,这座“球”收到了邵伯镇最早的雏形。地方志书记载,这座“球”收到了邵伯镇最早的雏形。后人感念谢安德政,“比于邵伯,因以立名”,应该是这个召伯球解决了当地百姓的水患,因而获得了百姓的赞誉,用“召伯球”为名,将谢安比之召公,地名由步丘

变新城再定格为邵伯,可见不管什么人,只要为老百姓做实事就能赢得口碑。

“行走大运河”第二天,作协采风团到达邵伯镇。天空放晴,阴冷渐退,冬日的暖阳,我踏上了邵伯老街的石板路。老街坐落在运河大堤东岸,基本与运河走向平行,西邻邵伯闸,位于邵伯湖南岸。老街只是旅行者口中的名称,现名中大街、南大街,属于甘棠社区,当然也有北大街,但已被扩建的甘棠大道横街截断,看其风格已与中大街相去甚远,应该不再是旅游意义上的老街。

初入中大街,人目的是古色古香。街道宽不到三米,两旁的建筑多为平房,错落有致。临街大门还保留着可拆卸的活动门板痕迹,可知当年应该是前店后坊式布局,众多的店铺标识着此地当年是客商云集之处,也是繁华富庶之地。偶有楼房出现,最多二层,较为出名的是“四角楼”,这座建于清朝末年的小楼,砖木结构,四角挑檐,造型似张翅欲飞的大鸟,不知当年的主人有何寓意,只能留给游人去想象了。

街道上少有行人,居家也少见打开门扉,表明居民很少。试想狭窄的街道汽车难以通行,已跟不上现代人的出行需求,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选择更好的居住环境是正常。正所谓“门静秋风晚,人稀古巷深”。宁静的氛围,越发透着老街的古朴、自然和幽深,漫步其间,就像行走在时光隧道中,历史画面不时从眼前飘过:先是一千六百年前的邵伯球;继而由唐宋时林立的帆樯伴着桅声棹影穿梭往返;

还有明清时临街店铺的繁荣兴旺与客栈的灯红酒绿;近代以来,生产力的发展及机器的普及使用,给航运方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条自运河飘来的老街,在科技不断进步的同时逐渐落伍,再因人气的消失在渐失生机;烟火岁月已远逝,多有遗憾空自叹。

左前方一座建筑映入眼帘,铁栏杆大门锈迹斑斑,门垛上镶嵌一块白大理石,上刻“邵伯影剧院”几个字,还标注建于一九七四年。可知在上个世纪后三十年,这条不宽的街上,还有摩肩接踵的人群,还有川流不息的自行车。曾经的繁华似乎在一夜消失,那在寒风里独自兀立的影剧院,就是时代变迁的写照。

在老街上缓缓地走,慢慢地看,沉沉地想,细细地品。万千思绪中,感觉我和老街都已融入人生的下半场,对老街来说,褪去铅华,回归自然,以本色示人,不失为游人探古寻幽的好去处,算是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。就个人而言,面对黄昏没必要惊慌,更无需紧张,毕竟太阳下山有月光,月亮落下有朝晖。

中大街与南大街交汇处是明朝洪武年间在此设置的“邵伯巡检司”旧址,修葺一新的建筑透出威严气派,门前一株百年以上的棠梨树粗壮挺拔,或许是某位“巡检司”主人,为效仿召公之举留下的也未可知。

过了“巡检司”旧址,就进入南大街,两边斑驳的木门铁窗,虽然历经岁月,但依然保持着那份古

朴的风貌,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南大街一百四十三号,是一座院落,门楼和照壁的砖雕精致,梁柱顶有雕刻,梁头雕刻成波浪纹,瓜柱雕成荷叶墩,这是董尚读书处,相传董尚晚年在此著《甘棠小志》。简介牌子上写道:“董尚读书处”始建于明末清初,采用传统建筑手法,用料考究,具有较高的艺术和建筑价值,是第七批省文物保护单位。查资料得知,这个董尚是邵伯走出去成就卓著、名声最大的人,他历事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四朝,官至兵、户两部尚书,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权大臣,是我国“英诗汉译第一人”。

与中大街的“邵伯影剧院”一样,“董尚读书处”也带着时代的印记,成为历史遗存。无独有偶,充满了岁月痕迹的还有脚下这条石板铺就的道路。老街长逾三里,由约五千块一米宽三十厘米的石板横铺而成,石板下是石块切成的下水道,下雨时雨水从石板缝隙中渗入下水道,雨停路干,从不积水。至于何时建成这条石板路,有人说建于明朝,也有说建于清康熙年间,不管建于何时,这条由近万块青条石铺成的街道,只有当你脚踩上去后,才能感觉到它的曲折,才能体会到它的艰辛。

“弯弯曲曲一条巷,从南到北三里长”。这里有小桥流水,黛瓦粉墙,这里是返璞归真,画卷中的鱼米之乡;这里遗留岁月印记,令人无限遐想……

愿以时光执笔,记下曾经的辉煌和眼前这美好时光。



## 淮水胜境

许昌银 摄

## 放舟荷花荡

王兆俊

片帆翩穿,兴挽藕湖妍。  
层楼无际,浮红醉大千。  
卷舒清韵在,开合净香牵。  
荷叶顶头上,依稀又少年。

## 清平乐·雨后

朱洪浩

滂沱初息。老少奔忙急。天降红莲谁破格。错过一餐美食。  
张网待捕行家,持兜观望明娃。料定龙王托碗,前来皆为鱼虾。

## 水调歌头·咏盱眙龙虾米

李厚仁

沃野清流绕,妙策富都梁。盱眙诵读谁笑,今日美名扬。六月群星闪耀,四季龙虾火爆,百里稻花香。慧眼先识,科技做红娘。  
新模式,虾稻共,早虫亡。虾肥苗壮,谁个不赞来优良?色质晶莹剔透,口味醇甜软糯,绿色品牌彰。求购铃声急,万户帮帮忙。

## 邻居家的菜园

赵海洋

邻居家的菜园,正在我的窗前。风里雨里,看着它变化。菜园不大,屋后角落,被小区围墙一拦,成了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。经过主人一番打理,成了一个小菜园。

菜园中间是一棵杏树,春天里的一树杏花烂漫。围着杏树,圈了一个鸡圈,里面养着一些公鸡与母鸡,每天听见它们在里面咯咯嘎嘎。一会主人来了,一会小猫咪来了,一会小鸟来了,一会又是蝴蝶在翩翩飞舞。我看不到的还有很多,蚯蚓在土里钻,蚂蚁在地面上爬,树上的蝉也是少不了的。

推开晨起的门扉,风很随意的拂来,带着雨后的凉爽。窗前两棵大树,夏日里更见繁茂,一棵柿树,一棵石榴。枝枝叶叶铺展,感觉一下又长高了许多。一个个青涩的柿子,躲在枝叶间,像一个个调皮的孩子,扒着门缝向外张望。石榴花褪去了火红娇艳,小小的石榴籽在孕育,残褪的花瓣,像小鸟的尖喙,枝头叽叽喳喳。一天一天的陪伴

中,感受着生命的盎然。

不远处有几棵梨树,早已高过了我的窗台。秋天里满树的黄叶,明艳艳亮亮。冬天里灯笼样的果实,风中窸窣窣作响,为如何过冬争个不休。

在这些梨树树杈的枝干上,爬满了青青的藤萝,那是好看的风车茉莉。春天里开出好看的小白花。我是不识风车茉莉的,一天,一个小姑娘从树下过,告诉我这是风车茉莉。“看,一朵朵小白花,多像风车。”仔细端详,果不其然。花中,带着淡淡的茉莉香,吸引着我的目光,也牵扯着我的脚步。

一只小鸟从远处飞来,落在菜园篱笆上,尾巴在不停地摇。我以为它是长尾鹌了,只是我的以为了。这个小鸟我根本不认识,一身好看的花衣服总让我想起七里湖畔的那只斑鸠鸟,被铁关所困,凄凄的叫声里带着哀鸣。放飞它的那一刻,我听到了遥遥长空里的一声悲鸣。眼前的这只小鸟从

何而来,见我盯着它看,不好意思地飞走了。在这个小小的菜园里,每天都有很多的鸟儿飞来飞去,把这里作为一个落脚的地方。不知是喜欢这里的清幽,还是喜欢这里的果实。  
无论它们喜欢的是什么,我对菜园是情有独钟。从春天里我就在看着主人除草、施肥、播种。如今,一园的果蔬更见茂盛,长长的豆角,开着艳艳黄花的丝瓜,高过人头的玉米,还有花生、毛豆、莴苣、韭菜、辣椒、西红柿,把一个个小小的菜园挤得是热热闹闹。

不甘寂寞的还有墙角的月季,大朵大朵粉红色的花朵,像锦绣的一样,开的一点也不真实。满枝头的花朵,风中招摇,不停点头,或是摇头,如同在向谁表白一样。

墙角围起的栅栏,两只小花狗趴在栅栏上向外张望,急不可耐地想要出来。一只白中带黑,一只白中带黄,在里面叫个不休。一只

小花猫从栅栏边走过,看着疯狂的小狗,索性趴在栅栏外,对着小狗张望,不时咪咪地叫上几声,似乎在笑它们的憨笨。

两只小狗不大,从它们的叫声里可以听出声音的稚嫩。这家是新近搬来,女主人临时在这里给小狗安了一个家。小狗新来乍到,还有一些不适应。每天早上女主人都会来喂食,听到主人的脚步声,两只小狗开始齐声狂吠。好玩又可笑的是小花猫,看小狗出来了,早溜的没有影。

雨后的天空,布满了厚厚的铅云,沉甸甸的想要落下。风撵着游云在跑,急不可耐的,想要到哪里去落脚?而我,却在期待着第一场雨水的到来,酣畅淋漓的落下,把小菜园浇一个透。

小狗吃饱了,开始院子里玩耍。那只小花猫呢?不知又跑哪里了,也许又去找蝴蝶玩了。邻居家的菜园,每天都在上演着这样或是那样的故事。



QQ交流群: 290248325